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背景

民宿**毒趴** 44 客被逮

墾丁音樂季各音樂場子 **high 翻天**，**搖頭族**也趁亂大開「**毒轟趴**」，警方分別在兩處民宿及一處停車場查獲吸毒派對，總共帶回 44 名**嗑藥**青少年，一名女子被逮後，還嗆警「春吶期間大家都知道會有人吸毒，沒有什麼大不了了！」令員警搖頭不已...30 名來自全台各地互不相識的**搖頭**男女，齊聚在租來的獨棟民宿內，一邊放著**震耳欲聾**的音樂，一邊吸食 K 他命等毒品，當警方破門而入時，好幾名女子甚至已經「**茫**」到不知發生了什麼事...（自由時報，2008.4.7: 2/社會）

春吶首日 夜店**藥頭**就逮

...為了不使春吶變調，警方今年嚴陣以待，不僅事先已掃蕩幾個製毒工廠，昨天還出動**緝毒犬**，並出動**大批警力**檢查觀眾皮包，是否攜帶毒品入場。音樂會首日，警方就在一家飯店查獲三名年輕女子涉嫌吸食 K 他命...警方在她們房間查到七公克 K 他命，她們表示，是花一萬三千元買來的，昨天相約到墾丁「**HIGH**」一番，想不到馬上被捉...（聯合報，2007.4.6: A3/焦點）

以上兩則新聞內容所呈現的是對 2007 年、2008 年墾丁「春浪」音樂祭中，年輕族群用藥狀況的描述片段。這類新聞中通常會出現牽著「緝毒狗」進入派對或突襲民宿、飯店執行公權力的「警方」，和在「轟趴」裡集體吸毒、使用 K 他命「搖頭」而被逮捕的年輕男女。這些年輕男女在夜晚的活動中放開身體、尋歡享樂，結果是觸犯法律、面臨懲處，也被貼上「違背道德」的標籤。

為何使用管制藥物意涵以上行為與後果？媒體在報導年輕族群或青少年¹用藥行為時，為何常出現「毒蟲」、「藥頭」、「轟趴」、「搖頭」等負面詞彙？在現今社會文化中，是什麼因素導致於我們將用藥行為與錯誤、失敗、恐怖、避之唯恐不及等認知劃上等號？研究者本身在尚未參與春浪音樂祭之前，對「毒品」、「吸毒」、「嗑藥」與音樂祭的連結也視為理所當然，但經由一次於 2007 年的參與經驗，發現青少年用藥的實際狀況和媒體報導有所差距。

首先說明的是，「春吶」和「春浪」是台灣目前兩個針對年輕族群的大型音樂活動。春吶始於 1996 年，是集結主流樂團、地下樂團等搖滾樂手的聯合演出。因春吶例行舉辦的成功，其他商業團體搭上此熱潮，順勢在每年 4 月初舉辦嘻哈或電子音樂派對，以吸引其他樂迷。²2006 年起始的春浪音樂祭便因此產生，不過其號召的是萬人電音派對，軟性、化學合成藥物向來和電音有共生關係，因樂迷在藥效作用後更能領受音樂的精髓，故藥物的使用在這些場域中頻繁出現（Collin & Godfrey, 1997／羅悅全譯，2003）。雖然春吶與春浪在音樂文化上有其不同，但研究者發現媒體不見得能清楚區分，在報導大型音樂活動時，通常會提及使用管制藥物的問題，並處理成社會新聞。

再者，媒體中慣常呈現的使用搖頭丸³會出現汗流淋漓、搖頭晃腦、鬼舞扭動的藥效，並沒有在研究者所觀察的派對場域中出現。這或許是因為年輕族群在享樂藥物的選擇上，K 他命已占大多數（陳為堅，2006），在 K 他命藥效作用下，

¹ 根據行政院內政部青少年全球資訊網，青少年政策白皮書內容，整體考量學制、相關法律後，我國將青少年定義為：12 至 24 歲者（〈本白皮書對於青少年的界定〉，2008 年 7 月）。

² 詳見 2008 墾丁春天音樂季網頁〈春天音樂季的由來〉
(http://springscream.dotzing.com.tw/webpage.php?div=div_3&wid=3_1)。

³ 根據法務部戒毒資訊網〈常見的毒品與毒性〉內容
(http://refrain.moj.gov.tw/html/page_04_1.php)，搖頭丸即 MDMA，俗稱快樂丸、狂喜 (ecstasy)、E，也是青少年喜愛的軟性藥物。搖頭丸屬中樞神經興奮劑，具迷幻作用，體溫升高為其藥效特色，可高達攝氏 43 度，常造成身體奮力現象。搖頭丸在 2000 年-2005 年曾蔚為潮流，近期年輕人使用數量下降，並多和 K 他命混用（陳秉澤，2008）。

大家只是或坐或站，隨著重拍稍事起伏；根據行政院法務部管制藥物最新查獲統計資料（2008 年 12 月 18 日），K 他命已躍升至第一位，搖頭丸則銳減為 1 公斤不到。隨著藥物選擇的改變，產生之效果也會不同，按照法務部戒毒資訊網〈常見的毒品與毒性〉公布的内容（2006），K 他命是一種速效、全身性麻醉劑，使用後會產生複視、幻覺、感知放大變慢等作用，和搖頭丸刺激神經的效果相反，使用者在藥效作用下不太可能做出暴力行爲。因此新聞中採用「搖頭」去形容用 K 青少年的麻醉放鬆狀態，並非恰當的描述。

除了 K 他命的麻醉效果具有臨床用途（Shahani, Streuker, Dickson & Stewart, 2007），其使用文化也與其他用藥文化有所不同。卡維波與何春蕤（2003）指出，青少年用藥的出發點大多是爲了「享樂」。Ganlinger（2004）也提到，在萬人大型派對、飯店派對、家庭派對中，用藥都是一種集體行爲，年輕人聚在一起，尋找同儕間的交流互動，藥物常是玩樂活動的助興工具。陳秉澤（2008）在有關青少年用藥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，年輕的藥物使用者大多是有目的、節制地消費藥物，狂歡過後仍能返回原本的生活崗位，繼續工作或上課。

媒體文本所再現的用藥青少年尚有其他迷思，例如以「毒蟲」來指稱用藥青少年，易令人連結到政府反毒宣導中那些削瘦、顫抖、失神的黑暗樣貌。但依據研究者觀察，在春浪電音派對中，幾乎每位年輕男女都精心打扮，穿著有型有款，有的甚至駕駛名貴轎車，視用藥爲對歐洲時尚的嚮往。況且一般大型派對的門票是千元起跳，K 他命一克也要好幾百元，用藥者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消費能力（Ganlinger, 2004）。因此，追求時髦、享樂的情境性年輕用藥者，和新聞中描繪的「毒蟲」形象也有出入。

然而，不管是何種物質，事實上只要過量使用皆不適當（李志恒主編，2003），雖然長期使用 K 他命並不會導致生理依賴，停用後也不會產生嘔吐、痙攣、盜汗等戒斷症狀（〈常見的毒品與毒性〉，2006），但依舊會造成個人的心理依賴。依據一項英國的臨床研究便指出，高頻率使用 K 他命會引發泌尿系統、腎臟病

變，對物質的耐受性（tolerance，詳見第二章）快速提高，造成更大量的藥物使用（Shahani, Strecker, Dickson & Stewart, 2007）。看待這類用藥者，精神科臨床醫師林憲（1999）在 10 年前便指出，應該將其視為「病人」，加強醫療體系的功能並從心理層面解決其對藥物的依賴。由此，社會各界對青少年使用管制藥物仍存在許多不同、甚至衝突的觀點，媒體是如何報導其中爭議？多元視角被彰顯的比例又如何？值得一探究竟。

前述所言，透過場域的實際觀察和研究者閱讀的相關新聞內容比較，發現兩者呈現極大的差異，在在引發本研究欲以更具系統性的觀察，一探相關報導媒體再現情形的動機。故本研究由春浪音樂節的新聞作為觸發，欲將觀察範疇擴展至整體青少年用藥的新聞文本，不再侷限於特定派對活動中的用藥行為，而要分析全面性年輕用藥者的樣貌。本研究的出發點，是希望透過相關的新聞文本分析，理解媒體如何報導青少年用藥此爭議性議題，如何再現年輕用藥者的樣貌，哪些參與行動者的觀點被凸顯出來，並且這些論述中的字詞、隱喻運用方式反映了社會文化中何種價值觀。

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

「毒品」一詞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，似乎常令人聞之色變。「吸毒者」個人不僅與行為怪異、個性軟弱、精神有問題等連結；從社會層面切入，毒品與犯罪行為也常連結在一起，吸毒者被認定會危害他人安全。至於青少年用藥，郝沃佛（2004）則指出，國家和家長用法律、政策、道德等軟硬兼施的手法來規範此行為，因為他們不願意年輕人過量使用藥物而傷害身體，害怕年輕人沉溺於藥效帶來的愉悅而不務正業，而跳脫主流價值的控制範圍。

「毒品」的意義建構事實上有其歷史脈絡可循，並且向來由國家主導其詮釋意涵。許宏彬（2002）研究清末鴉片的歷史定位，他指出鴉片在當時，某種程度

上其實是上流階層的消費象徵；國民政府對藥物的禁制立場則源自於，恐懼人民使用藥物導致國弱民窮、國家衰敗的狀況重演。蕭彥卉（2007）從法律進程的角度分析，認為政府 1990 年代起大力推行的反毒策略，已形塑管制藥物等同危險、戕害身心等負面價值至民眾心中。依據研究者觀察，凡是提及反毒標語，年輕人幾乎會立刻聯想到「向毒品說『不』」（此毒品指安非他命）和手勢，可見政府宣導拒絕用藥在認知層面上確實有其影響力。

在建構管制藥物的社會真實之過程中，除了政府教化外，傳播媒體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。媒體不僅能設定議題，還能凸顯議題屬性，影響民眾的詮釋（McCombs & Evatt, 1995）。由於一般大眾對管制藥物的資訊多來自報紙與電視新聞（Blood, Williams, & McCallum, 2003），加之對報導中涉及青少年用藥的內容又缺少直接經驗，因此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也就更能發揮，進而框架（frame）閱聽眾對過量用藥行為的評價（Hoffman & Slater, 2007）。

管制藥物的符號真實，主要是經由場域間各行動者的互動而被開創和制度化（Berger & Luckmann, 1966）。媒體如何應用特定的框架原則來組織事件、賦予詮釋意義，則能夠影響接收者建構有關該事件的符號真實（Pan & Kosicki, 1993）。框架就如同一個鏡框，裁選出如何看待外在世界的面向，幫助我們去定義和理解陌生的資訊；因此透過框架分析的解碼過程，能夠發現隱含在新聞文本中的特定利益（Entman, 1993），反映出某些政治、經濟、價值觀運作的痕跡。

如前所述，大眾媒體是一般民眾獲取青少年用藥資訊不可或缺的來源之一；加上管制藥物議題基本上非多數人熟悉的知識領域，因此更易接收新聞文本中特定框架所描繪的用藥青少年形象，同時深化既定認知。但根據研究者實際觀察，青少年用藥的真實和媒體再現的真實有所落差，因此更引發本研究對新聞如何報導青少年使用 K 他命此爭議議題的好奇，用 K 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？哪些參與行動者的意見被凸顯出來？或透過上下文中字詞、語彙、隱喻的分析，可反映出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？